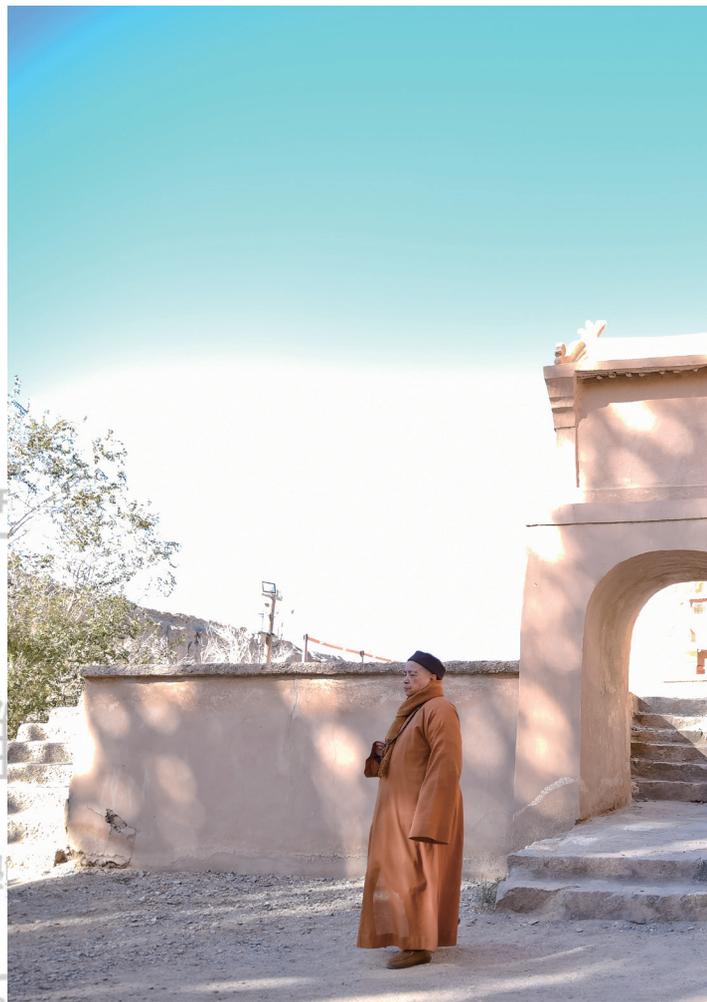


13)

再見 美心最吉祥

當年，受香光寺218事件（1997）的影響，我認為團體不能一直停滯在悲傷、悲憤之中，必須走出來，於是隔年（1998）帶著法師與居士有了第一次的敦煌之行。而這也讓我意識到，正是因為香光寺218事件的撞擊，讓我鼓起勇氣，更加堅毅地站穩腳跟，結合居士、護法一起往前走，陸續設立了台北印儀學苑、台中養慧學苑，以及進行香光山的開發。

二十年後，重回敦煌，看到了許多變化。我一直在思索自己到底信仰什麼？什麼是究竟義？就在2018年年底，香光尼僧團啟動2019年祝福語「美心最吉祥」的種種推廣活動時，



我讀到了《吉祥經》中的一句話：「適時論信仰」。重遊絲路的一幕幕再現，我突然更清晰肯認了「信仰」的底蘊。

從敦煌、榆林窟至麥積山，這條滾滾黃沙之路，當年走在沙漠地帶的



(攝影：張鈞宏)

僧人、商旅，以及保衛國家邊疆的軍士、官兵，還有人類學、地理學的學者們，都是踩著屍骨向前走，是屍骨指引了他們的方向。踩在屍骨上是多麼地不吉祥，但是它卻成了指引了他們與我們今昔、時空異位的方向，這

就是「適時論信仰」。

我來到西安，法門寺已經成為一個文化景區，我就住在法門寺的飯店裡。經過歷史、朝代的變遷，佛寺已經換成了新貌，而且都是由居士經營。「怎麼都是居士呢？」一位同行的攝影師聽我說個不停，回答：「如果都要法師做，可能無法運作這麼大的產業。我看基督教很多活動也都是教友主辦，我們也不會懷疑他們的基督教信仰。」絲路上被踩著的屍骨一定是佛教徒嗎？不一定，但同樣可以指引方向。如果沒有居士們的護持，我怎麼可以安心休息、吃早餐？「適時論信仰」，僧人應該是拉開自己的腳步，信仰不是個人拜佛、打坐、修行，而是帶著僧、俗二眾一起來推展佛教，從事社會工作。

在敦煌，鳴沙山晚上的月亮很美，儘管很冷，我還是大清早起來，看著月亮、星星，想我自己的心事。這些星宿有其自轉、公轉的方向，那我們呢？我們可以讓地球繞我們轉嗎？除了遵守自己的規則自轉以外，還有一定相互的平衡，那就是公轉。

我們的最後一站是青龍寺——唐朝佛教真言宗祖庭，是唐代密宗大師惠果長期駐錫之地。日本著名留學僧空海大師事惠果大師於此，受大師傾

囊相授，後回日本成為創立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初祖，後來真言宗教法又從日本傳回中國。日本人為報恩回來重新協助建起青龍寺，青龍寺裡的法器都是日本的造型。與青龍寺相鄰的博物館，同時也是一個公園，裡面有很多從日本引進的櫻花樹。這個公園的櫻花在西安很有名。

那天，在公園裡，有一群人跳著白俄的舞蹈。公園、佛寺、穿著絲路上少數民族服裝的人們，以及傳到日本後又回傳中國的東密……在中國的古都，我看到了多元文化、不同種族與信仰在世間的交融、衝擊、成形。我看到了佛教就是這樣傳進來——有人踩著屍骨走在同一個方向，沿途居家的人提供給這些過路的旅人們食物與休息處。不都是如此嗎？人生苦短，自修時，別忘了還有公轉，要打從內心愛自己、愛團體，這個就是公轉。

「美心最吉祥」，「美」一定是順利的嗎？黃沙又如何呢？屍骨又如何呢？無論你遇到什麼緣，就用最美的心來看待，這是最吉祥。不是為了他人，是自己需要。這之中有很大的空間，讓我們可以迴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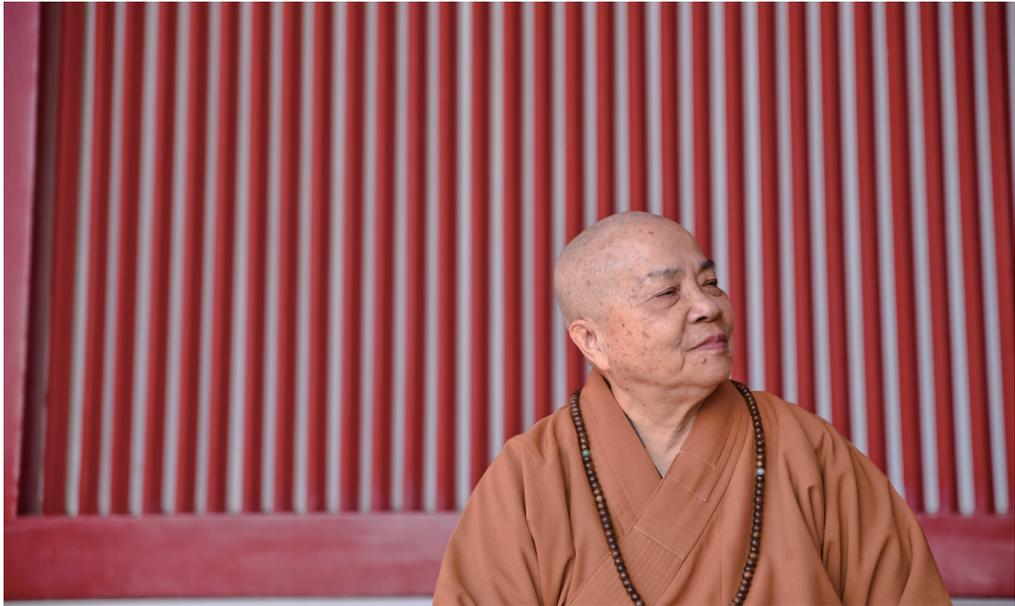
你要善待自己與他人。自己轉動時，同時要照顧外在的因果。不論你

是在自轉或公轉，都時時要想到自利利他。佛教不會僅僅講自修，還要利益世間，世間會因為你的奉獻而變得更好。看星星、月亮、太陽，每天都要自轉、公轉，不會只有一套。如果僅僅是自修自利，不太可能成事。

「適時論信仰」，永遠不要忘記自己就站在這裡，我該如何轉，自轉時也別忘記其他正在轉動的軌道。無論是來自肉身的限制，還有其他無窮無盡的限制，相互碰撞會很痛，碰到了，要面對它。遇到難超越的情境，就只有先靜下心來——肯認！肯認它，你才可能冷靜地去面對它。

直接接受就是修行。你的心永遠是寂靜的，是理性的。你的心就在這裡，無論在緩慢的行程或處在高速的狀態，都別忘記自己的心是自主的、是平衡的——「美心最吉祥」。吉祥就在當你迴光返照時，永遠會提醒你——一切由自己決定，心中永遠有理性，這就是我們的佛性種子。

這趟又見敦煌之行，踏查許多中國歷史、地理、社會、藝術與宗教，很多情況還是百聞不如一見，親身經歷才能明白，確實收穫不少。從1998到2018年，整整二十年後，我第二次來到敦煌，在當地看了一齣舞台劇「又見敦煌」，也給予我更多的思



(攝影：張鈞宏)

考——月不寂寥，至少，還有千年一瞬。又見敦煌，千年一瞬，就只是短短的這二十年，卻已是目不暇給。

此時此刻，我在台灣香光山寺方丈室的木桌前，一盞燈、一尊觀音佛像，散落的圖紙、文稿鋪滿桌面。我不斷地在告訴自己，現在正是2018年的幾月幾日，我還是呼吸著空氣，對照著我的心情跟自己一向的關注。我的內心還是關心著佛教，關心著佛教所關注的。我每天所思惟的是：要自利，又要利他。

不斷地看著自己、看著外在，一會兒當今，一會兒歷史，一會兒展望未來；正如詩所言「關山度若飛」，

外頭白雲飄向窗前，我兀自呼吸，很自在！還是回到當下，隨與不隨，真要感恩這一切！